

水

録

水經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爲書生

臨濟

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

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
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
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
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爲天下第一
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
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
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川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

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 謁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真个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

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踣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

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柰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河西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

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蹋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柳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

以母老歸筠州依洞山聰禪師聰令首衆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 謁神鼎謹禪師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竒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翦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示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 到大愚芝和尚

處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鑪中燒師指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問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 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 問磨礮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 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還曾夢見興化脚跟麼 問僧近離甚處曰雲過千山碧師曰著忙作麼曰鴈過水聲淒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曰你看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

茶 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曰和尚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碗茶與汝濕口 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鑪深夜師以火筋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乃指永曰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永乃豁然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巖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

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闢所以山僧居福巖只見福巖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填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盖卻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

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
 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以明
 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眾跣趺而逝閱世五
 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志其行於興化
 而藏全身於石霜 師初在汾陽時陽一日托以夢
 亡父母命庫堂設酒肉為祀祀畢集眾僧令食咸不
 聽陽因獨自飲啖眾曰酒肉僧豈堪師法盡散去惟
 師與大愚六七人存陽翌日上堂云許多閑神野鬼
 祇消一盤酒肉斷送去了也法華經云此眾無枝葉
 惟有諸真實下座 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畏之
 浮山遠天衣懷往叅之方寒雪時
省呵罵驅逐至以水潑其它僧皆怒而去惟遠懷整
 濕衣安坐省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曰某二人數千

里來特叅和尚豈以一杓水潑便去即打殺也不去
 省乃令掛搭續命遠充典座眾苦枯淡遠乘省出竊
 取油麪為眾僧造五味粥省歸知之算所直罰遠估
 衣鉢還訖打趁出遠因寄居廊房省出見之復索租
 錢遠持鉢于市化錢還之無難色
 省乃曰遠真有意叅禪乃呼之歸

滁州瑯邪山慧覺廣照禪師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
 師拈拄杖僧擬議師便打曰道僧曰不道師曰為甚
 麼不道僧曰三世諸佛不出於此師又打尋時趁出
 乃曰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
 地獄如箭射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
 由心迴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
 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
 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

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
呵大笑你且道笑个甚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汝等
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
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
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
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
遇明眼作者與我通个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
徒卽便寢息何故躑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
時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
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

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
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
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个葛藤處遂
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
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
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個是印那個是光這個是光
那個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
夢見个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
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 示
衆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
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爲如此兩段不

同妙喜曰大愚若無後語洎合被狸奴白牯升座

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

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 有僧日誦金剛經百遍

師聞之召謂曰汝日誦經究竟經義否曰未曾師曰

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

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

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驀然有省遂以白師師

遽指牀前狗子云狗子咏僧無語師便打出僧寶傳云有僧

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有狗卧

繩牀前師趨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師曰若

解即成法相與此所載雖有不問通身是眼口在

甚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

春生 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

至大愚入室師趨出隻履示之善退身而立師俯取

履善輒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

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為人瞎却

一城人眼在僧寶傳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為足曰

作推今時禪者資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

十智同真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舉汾陽章中十智

同真語至要識是非面目現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裏貪

著義味如驢舐屎處棒打不回蓋為不廣求知識徧

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嚙唾道已了辨上

座大有未穩當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

智其詞曰大道不說有高底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

吞流同增減妙峰高聳總擎持萬派千溪皆渤解七

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

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為識心是本從頭說

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

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
 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流智
 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歷世明無別
 物即此真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芝曰此叙馬
 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巧回互不觸當
 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叙洞上宗派也
 或君臣或父子器量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
 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
 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
 却生謗或幾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為
 鬪聰明舒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
 目視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
 叙瀉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
 山不礙白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頭藥
 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缺因公致
 問指歸源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叙雪峰地藏宗
 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
 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
 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
 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
 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
 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

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當機四
 句百非一齊鏗勸同袍莫強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
 知宗脉莫漫汗永劫長沈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
 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幻寄
 曰大塊噫氣求怒者不可得若以激諄叱吸之出於
 鼻口耳枰為怒者是人不可得若不識怒者亦不識鼻口
 耳枰矣善乎汾陽此歌云我心猶是機權出而大愚
 師亦云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喂嬰孩一朝好
 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今之人因汾陽此歌便
 謂宗風有十五家之異是索怒者於鼻口耳枰也可
 不謂大
 哀乎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得法汾陽徧歷諸方首謁荆南

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回互不回互師曰總不與麼曰

爲什麼已喫福昌棒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

謾語師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 謁公安遠禪

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

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而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老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祖師關 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亡作麼生師曰毒蛇不咬人曰爲何如此師曰風引溪雲斷泉衝石徑斜 謁夾山真首座真曰還見麼師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師曰千般皆在手師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師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驚蛇師曰終不捏怪到神鼎鼎問一朶峰巒上獨樹不成林作麼生師曰水分紅樹淺澗遶碧泉深鼎云作麼生是回互之機

師曰盲人却無眼 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師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女溪邊更不迷師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病尋常事龍鐘沒好時承問融卽不問如何是圓師曰法界廣無邊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師曰虛空無背面鳥道絕東西 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師曰二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峰麼師曰有甚麼掩處曰道什麼師曰今日觸忤和尚慈明便打師曰作什麼曰將謂是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師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 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遮个作

麼生師曰市中拾得寶比鄰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
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
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麼生
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師曰樓閣凌
雲勢峰巒疊翠層 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
絕羈絆底人師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師曰背
鞭打不著曰爲什麼上來下去師曰甚處見上來下
去戒便打師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 謁翠峰
素禪師素曰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
下鞭如何師曰翻身師子生獐甚誰敢當頭露爪牙
曰放汝一線道師曰七顛八倒曰收師曰了 謁雪

竇顯禪師竇問牛喫草草喫牛師曰回頭欲就尾巴
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前師曰驗在目
前曰自領出去 到瑯琊覺和尚處瑯問近離甚處
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
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
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
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
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
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耶曰某時到師
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
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

僧竇傳慈明道過瑯那覺師因語及舉公到時

話且曰在汾州時尚少舉陸沉衆中不及識之明笑
 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墮負何以爲人覺屏息汗
 下明爲作牧童歌曰牧牛童實快活跌足披簑雙角
 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面看平田
 潤四方放去休攔遏入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索
 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
 平坡慮上高峰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捏定鼻頭無
 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咲呵呵好
 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
 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
 無一寶覺默得其游戲三昧妙喜曰賓則始終實
 主則始終主二大士驀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
 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
 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祇對瑯邪
 未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瑯邪被舉
 公道个杜撰心中疑惑卽時倒戈卸甲遂挽留舉公
 咨决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猿啼實盖由主法
 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悞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
 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蹋决非跛驢盲者之事井蛙
 醯鷄又焉知宇宙之寬曠耶予嘗室中舉此話問學
 者你還肯瑯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
 佛法道理予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

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
 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
 雲門無佛法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
 異你爲甚肯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
 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我
 也是个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知瑯邪與舉公
 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這瞎漢亂統又打喝出幻寄
 曰妙喜不獨爲法華瑯邪雪屈石霜藉此亦得吐氣
 不然石霜被
 埋沒無已時
 示衆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

徧天下談玄口不開妙喜曰作
賊人心虛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性耐垢汗撥置戒律眼盖

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師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

師陽竒之密授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

往省觀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

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更道

師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師接住推明置禪牀
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
日始遇作家 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
連日過者不敢喘師與明暮歸時秋暑捉明衣曰可
同浴明掣肘徑去於是師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
吹雨林木振搖明蹲草中意師死矣須臾晴霽忽引
頸出波間曰因 明嘗遣南公謁師師與語驚曰五
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及南公住法輪師復以
偈招之南公以師坦蕩忽繩墨戲酬以偈曰飲光論
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
鶴後住保真菴蓋衡湘最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峰下

有大鱗盤繞之師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
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 倚遇上座
來叅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
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嚟師曰向道不
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
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
師攔臂扭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
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
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
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
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

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
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胡餅趙
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
也未言謝供養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
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
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師喜出望外發謝而去
一市大笑而師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徃來山中人問
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
管你地著个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
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
閑走南山與北山醉卧山路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嘉

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誅師坐清曾經由菴中決杖配

彬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說偈曰今朝六月

六谷泉被氣壅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

泊然如蟬蛻闍維舍利不可勝數彬人塔之至今祠

焉洪覺範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耻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

避其避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真吾不知其偽將質之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高一有指目重爲媿耻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非苟然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瑯琊問埋兵掉鬪未是作

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瑯曰將頭不猛帶累三

軍瑯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瑯一坐具瑯接住曰適來

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
伏惟尚饗瑯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
賊過後張弓瑯曰且坐喫茶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僧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
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
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柰這個何師便打 師與王
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
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
師曰勘破了也 歐陽文忠公詣師室與客棊師坐
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師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
論此事如兩家著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

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
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
勞遑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徃徃失
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
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
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 旣老退
休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叙佛祖
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叅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
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
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叶兼帶
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旣已

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

法大眾到此如何眾無語師叱之去一佛真正法眼藏帶夫真實之理

證成法身照用之功作為報土諸佛之本源既爾諸祖之洪範亦然五部分宗萬派之精藍基布一燈分焰十方之法席鱗差又華嚴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昔靈山會上世尊以青蓮目瞬視四眾無能領其密意惟大迦葉獨領解佛旨經云佛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告優波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於是法大迦葉持佛袈裟於雞足山中入寂滅定待慈氏下生兩手分付古德著語云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枝又四海波濤靜一輪明月天大圓智頌云佛正法眼

伽葉親聞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大慧頌云迢迢空劫不能拘佛眼何曾識得渠體妙本來無位次正因那得有規模太虛寥廓塵埃淨智鑑圓明物象殊從此華山千古秀任他潘閻倒騎驢二佛法藏帶夫三乘教外諸祖別傳萬象之中迴然獨露纖塵未泯阻隔關山擬議差殊千生萬劫三賢不曉十聖那知截斷眾流如何湊泊聖人曲成萬物而不已刻雕眾形而無功而况如來藏乎所謂藏者該括三世過現未來諸佛法藏其中支分為八謂三藏五乘謂聲聞緣覺大乘謂菩薩於中支分為八謂三藏五乘謂聲聞緣覺大乘論五乘謂聲聞緣覺菩薩而兼攝人天然則教分名數依根所立而不離一乘法華經云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又曰尚無二乘何况有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此明無二乘何况有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為體如來藏無前後際無成壞法無修證位絕對待義所以文殊偈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聖人說了義不了義並是依根安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三藏五乘各有宗旨於一乘道論圓頓半滿並是權立惟華嚴一經以法界為體量佛與眾生同一體性本無修證本無得失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古德著語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又古澗寒泉湧青松雪後凋大圓頌云吾佛法藏撈
 攬衆生百千三昧彈指圓成大慧頌云十方通攝了
 無遺三際全超在此時聖號處處窟中師子兒打破鏡
 漫多岐家家門外長安路處處窟中師子兒打破鏡
 來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三理貫帶夫聲色不到
 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間以言顯道曲為今時
 監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
 鈞頭取則投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躊躇轉加鈍置
 理貫帶者理即正位也其正位中自無一法空同實
 際其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古德著語云衆角雖多一
 麟足矣又動容揚古路不墮悄悄然機大圓頌云理貫
 全收萬派同流毘盧華藏物物頭頭大慧頌云真理
 何曾立一塵呼為正位早疎親鳥雞半夜鳴何處枯
 木花開劫外春信手垂慈常利物擬心執著已乖真
 君看鶴樹泥洹日曾舉雙趺示衆人四事貫帶夫日
 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萬法
 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開常寧一道圓光阿誰無
 分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國土一道圓光阿誰無
 語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又石長無根樹山含
 不動雲大圓頌云事貫有無纖塵不漏萬象森羅全
 機無咎大慧頌云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
 求羣生造化乘斯力一道靈光觸處周即事即真無

刺法全心全佛有來由填溝塞壑無人會可笑騎牛
 更覓牛五理事縱橫帶夫觸目是道絕跡無私佛事
 門中通貫實際際圓融事理運用雙行器量堪任隨機
 赴感門風露布各在當人建立宗乘強生枝節出門
 問路指東劃西歷劫頑臣二字疑誤如何扣發古德
 著語云針鋒頭上翻筋斗紅鑪燄裏碧波生又猿抱
 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大圓頌云理事縱橫
 照用齊行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大圓頌云理事縱橫
 本和融舉體全該理事同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
 理絕羅籠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觸祖翁出沒
 縱橫全體用夕陽西去水流東六屈曲垂帶夫垂者
 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也同
 安云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服著弊垢衣也同
 出世垢衣名出世僧問石門徹和尚雲光法師為什
 麼却作牛去徹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塗却著破襪
 衫聖人成佛後却為菩薩導利衆生是名不住無為
 不盡有為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菩薩云何通達
 佛道維摩詰云普覆無邊際枯木無花爭柰何又宛轉
 是非從曲直個時消息解通風大圓頌云屈曲垂慈
 棒喝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大慧頌云不裝珍御
 示初機出世權披弊垢衣細路屈盤連夜過故鄉迢

遞幾時歸垂絲千尺鈎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休戀
 長安風物好得便宜處落便宜七妙叶兼帶汝州風
 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
 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
 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作
 解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个个如師子
 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觀著則瞎却
 渠眼古德著語云一句曲含千古韵萬重雲散月來
 初又垂絲千尺意在深潭大圓頌云妙叶真機境物
 如如是凡是聖無欠無餘大慧頌云擡擲由來作者
 知个中一字兩頭垂同生同死何時曉雙放雙收舉
 世疑照膽瞻光沉碧漢拍天滄海浸須彌聞韶忘味
 有餘樂方識詩人句外奇八金針雙鎖帶夫雞足分
 燈之後少林傳芳以來各闡玄風互與佛事若憑言
 詮為據斷滅法門更或造作修功平沉千聖頭顯
 露物物明真不用躊躇直截便道古德著語云風吹
 南岬柳雨打北池蓮又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
 一枝花大圓頌云金針雙鎖全印可有句無句千
 花萬朵大慧頌云突出全機理事玄東村王老夜燒
 錢等閑得路明如日舉步回頭直似弦玄要並行無
 別語機緣纔兆不堪傳從來大道無拘束信手拈來
 百事全九平懷常實帶洛浦和尚示衆云未後一句

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汝諸人道任
 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何故靈龜負圖自取喪身
 之兆鳳縈金網擬趨霄漢以何期直須肯外明機莫
 向言中取則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
 似石人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
 心是道如達平無不可也見山即見水即起船高春
 手拈來草無可無不可也見山即見水即起船高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邊方寧靜君臣道合豈在麒麟出現鳳凰來儀方
 顯祥瑞哉但得理歸其道事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
 可舍內外平懷泯然自盡所以諸聖語言不離世諦
 隨順世間會則塗中受用不則世諦語言不離世諦
 語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又秋風吹渭水落葉
 滿長安大圓頌云平懷常實事圓理畢露柱燈籠無
 得無失大慧頌云更無回互本圓成覲面無私一體
 平水上東山行不住火中木馬夜嘶鳴人間但見浮
 雲白天外常看列岫橫若謂平
 常心是道擬心已在鐵圍城

師初謁汾陽旣謁

汝海皆受記前後過大陽與明安語甚相契明安以
 皮履直裰示之師曰某甲已自有師當持此衣履求

人付之俾續洞上宗風如何明安遂以付師且授偈
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
根復書其尾曰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師拜受
辭去後得授子青乃授之俾嗣明安焉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
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
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
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
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
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
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

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
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
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
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師曰汝以
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
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
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
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
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
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
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

打金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
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
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謾始得看看拄杖子
穿過你諸人髑髏踣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
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李公問曰人
死識歸何所師曰未知生焉知死李曰生則端愿已
知師曰生從何來李擬對師堪其曾曰祇在這裏思
量个甚麼李曰會也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師托開曰
百年一夢李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
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

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
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
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李曰心如何了師曰
善惡都莫思量李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師曰且請
太尉歸宅

會元以此則列問人死後識歸何所前此從僧寶傳傳不錄李偈

上堂

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
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
上喫交便歸方丈 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馳書別
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日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
純開書大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
揚州馳書船將及岸師欣然遣搥鼓陞座叙出世本

末謝禪贊叢林者勸修勿怠下座讀刀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師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鑪火盡不添柴

景清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

駙馬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

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

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宗門武庫

云李公得心要於石門聰禪師嘗作二句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爲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廣之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云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之山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鑪再煖鉏麈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後復續末二句今所傳惟李一頌而已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

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

座曰普化出僧堂 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
 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
 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
 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纔罷泊然而終 語具慈明章中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 語具洞山章中 後嗣廣慧有

乘侍者來自大陽師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明安嘗
 問曰有一人徧身紅爛臥在荆棘林中火繞周而若
 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時
 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
 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答曰適來無左右祇對和尚
 安曰相隨來也卽禮拜退師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

細如冰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

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廣慧曰道
 者我有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
 後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叙如百
 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
 緒爲伊燒却乘曰藝不辜人 僧頌璉公答上問佛

偈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
 人同師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偈虛空釘橛
 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學解安著

佛階梯 師初至景德寺夜臥寺門下仁宗夢至寺
 見龍蟠於地覺令中使物色得師夜臥狀大喜因召

對甚見眷遇未幾師竟薦璉公而退隱華嚴歿時年八十餘方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如生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憺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蟲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

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我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况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慙媿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茲恣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椀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

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义
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
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臂
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
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
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
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舒州授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徃妙相寺
曹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
何益乃入洛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
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菩薩偈曰卽心自性忽

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去遊方至於浮山
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師屈
旦至鑑以爲吉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
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
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
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
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叨叨
我卽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師
悉妙契遂付以大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
護持無留此間復令見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
問惟嗜睡而已執事白通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

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參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柰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麼通曰上座曾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 師平生不蓄長物敝衲楮衾而已初授子大同大師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塔作瑪瑙色未幾而師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苦之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遂名之爲再來泉元豐六年五月四日盥沐陞堂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而化

郢州興陽清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覲面相呈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个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觸體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义手當曾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

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

幻寄曰剖公著賊不知更授之太阿可悲可痛

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辨若無个泡幻大事無由辨若要大事辨識取个泡幻作麼生師

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市地紅輪
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
忘却竟爾趨寂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
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麼來還曾
踏著麼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
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
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
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
持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於屋已而

雲門

娠兒稚時坐船尾得魚輒放去父呵咎之不爲介意

長遊京師遂依景德寺薙染有言法華者異僧也於
市井中見師忽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師遂謁金鑿
善不契復謁葉縣省又不契東遊至翠峰謁明覺覺
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
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
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謾人好覺曰我也沒量罪過
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漫語
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
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
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

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
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 示眾古人云五蘊山頭一

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
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

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
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

个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却炙
脂帽子脫却鶻突布衫 妙喜曰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試甄別

看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
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

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 本覺一頌云諸相非相孰能諦見與不見要明參兩

處負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見瞿曇

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

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
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

也樂樂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
不直半文錢叅 雪竇聞僧舉此以為類已也 上堂觸髓常干世

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
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

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 室
中間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

打無舌人無舌人道个甚麼 晚年以疾居池陽杉
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

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
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
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
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

宗道者見雪竇後超放自如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授子
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一日方
入浴有送榼者至乃裸而出接酒竟去人皆大笑而
宗傲然不乍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
者家風對曰袈裟裹草鞋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
陳退夫初赴省闈問曰確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
視曰無時卽得退夫竟以第三名上第而時彥者作

魁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
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以中庸大學叅以楞嚴
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個尚不與教乘合況中
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
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叅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
劉居士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請開疏若不相
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磨
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師
憊憊而歸洞山問其故師述前語山曰汝問我師理

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 師常譏天衣說葛藤禪一日

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叅又如前訶罵秀出衆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師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翠巖真點曾常罵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師聞之作頌云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籠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和尚亦

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子撲落地打破

常住磚 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

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鞵打睡早

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師問秀

圓通曰你見懷和尚有何言句秀舉懷投機頌師曰

不好別有甚言句秀曰一日有長老來叅懷舉拂子

云會麼云不會懷云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師歎

曰真善知識 幻寄曰秀鐵面看風使帆舜老夫喫毒不知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戴觀世音

菩薩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經書章

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以抗宗韓排佛之

說讀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
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嘉賞令編次入藏賜號明教
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
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
不壞者五頂耳舌童真及常所持數珠頂骨出舍利
紅白晶潔狀如大菽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
院之左師藤州鐔津李氏子奉律甚嚴苦硬清約之
風足以配鍾山僧遠嘗有書與月禪師曰數
年來欲製紙被一翻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聞之
大笑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為人常嗔蓋以
嗔為佛事云

太守許式得法於洞山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
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

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揚州
出現語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
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
你始得公曰不柰船何打破犀斗 公入上藍僧堂
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
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
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
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師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
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為伊不肯與人說破
公善其言 製犢鼻褌書列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

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裊
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
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於
鹿門如所言而逝 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
聲狗子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 一日衆集
師問曰作什麼曰入室師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厠來
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 一日爲張無盡舉傳大士
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又舉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
屎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个猢猻夜簸錢此二頌只
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張曰請和尚頌
師曰昨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
拄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示
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屍出兒郎
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修撰孫覺莘老書問宗教
璉答之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
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
我釋迦入中土純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
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
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
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

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
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
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
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
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
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
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
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
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

曰璉公如相如指壁叔孫譽秦惟取濟事非本然語

師持律嚴甚仁廟嘗賜

幻寄

以龍腦鉢孟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

鉢食此鉢非法仁廟益嘉歎 舜老夫爲郡吏橫民

其衣走依師師館之正寢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
貴人過師見咸恠之師曰吾少嘗問道焉其可以像

服二吾心哉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居棲賢 師自

京師乞還山時英宗賜手詔有經過菴院任性住持
語師藏之不以示人東坡爲師撰宸奎閣記欲一見
之師終不出示寂後始得之笥中示寂之時年已八
十二無疾而化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初以義
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來以祖道
相策發因出蜀放浪荆楚久之無所得復西至襄州

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歎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

住圓通時仁宗聞其名詔住淨因院將親召對師稱目疾不赴舉大覺璉以自代 臨衆簡嚴不妄言笑

常習定初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潭州興化紹銑禪師當南公盛化時荆湖衲子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爲盜劫師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風比化去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因併塔焉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謁浮山遠遠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旣謁衡嶽谷泉三至三逐語具谷泉章謁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

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 師事北禪最久慈明過北禪師侍立禪曰汾陽師子可煞威獰明曰不道來者咬殺禪曰審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明舉拂子曰這個因甚到今日禪未及對師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禪呵曰汝具甚眼目乃敢爾師曰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麼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問師曰誰像師曰龍牙像明曰既是龍牙像爲甚在北禪師曰兩彩一賽明曰像在此龍牙在甚處師擬對明掌之曰莫道不能咬人師曰乞兒見小利明呵逐之 遊廬山寓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辭衆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迴師問曰如何是此事曰薦取師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个甚麼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恠良醫師曰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衆 師在雙嶺受法昌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個卽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滄眼

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柰聖凡無異
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
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
宗門事且止這個事作麼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
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
曰也是老僧招得 住後英勝到山相訪英曰和尚
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
師曰打草祇要蛇驚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
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鬪入
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個甚麼師曰你他時異
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
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鑊
不及拖犁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
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
太陽輝英曰爭柰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
粟又問二人我欲來這裏起法堂且道作得個甚麼
向當英曰賊是小人師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英
曰曾經霜雪苦師曰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間打
雀兒英曰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師却指勝曰你
且道合作得個甚麼向當勝曰本來無位次不用強
安排師曰你這驢漢安向甚處著勝曰一任敲磚打
瓦師曰也只是個杜撰巡官英曰若是千金寶何須

打雀兒師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英曰路見不平
師因黃龍南公舉程大卿看生緣話師曰何不直下
與伊勦絕却南曰也曾爲蛇畫足是伊自不瞥地師
曰和尚如何爲他南曰咬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
阿師又恁麼去南曰和尚意作麼生師拈起拂子便
打南曰這老漢也是無人情師又舉在湖南時問
興化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曰善財拄杖子我又
問不問善財拄杖子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化曰或
則登山或則臨水我又曰和尚只要步步登高不解
從空放下化曰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自負來機南曰
和尚當時作麼生師曰我錯恠興化南曰而今知也

且道從甚麼處去師曰你問阿誰南曰佯聾詐啞作
甚麼師曰雖然如是要且不自負來機 栽松次南公
至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曰栽
得多少師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曰這
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師指石
上松曰從何處得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
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
見鼻孔原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師師和曰葫蘆
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
要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又作偈曰鐵牛
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

深乘月過前谿又畫此①相示師師復和偈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彩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復畫此○相答之 大寧寬禪師至

師畫地作此②相便曳鑿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

日公案如何寬畫此③相即抹撒之師曰寬禪頭名

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

崢嶸幾多頭角為龍去蝦蟹依然努眼睛 寶覺心

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

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尚偈耶師

曰是覺曰也大奇師曰汝道祖師前段為人後段為

人曰祖師終不妄語師曰意作麼生曰豈不見道不

是風動不是幡動師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

如何師以拂子搖之曰也是為蛇畫足師曰亂統作

麼曰須是和尚始得 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

古屋數間師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至不堪其枯

淡多棄去開鑪日以一力搥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

鑪行脚僧無一个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

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錘未免燈

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

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鎖 垂語云我要一个不

會禪底作國師妙喜云且道是醜翻句毒藥句 龍圖徐公禧與師

為布衣交師將化前一日以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

指出錄 卷二十四
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悚然
因要靈源叟馳往則見師方坐寢室誠衆以愛惜常
住精進叅求語畢舉拄杖曰且道這個分付阿誰徐
與靈源皆屏息擲拄杖投牀枕臂而化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幼稱神童長慕空宗遂
薙染謁開先得法蘇子瞻與師善師居金山時蘇以
書抵師期相過晤言且曰不必出山當如趙州上等
接人師得書徑來蘇迎笑問之師答以偈曰趙州當
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
都是一繩牀蘇拊掌稱善 師入室次蘇適至師曰
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座師曰山僧有

一問學士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玉帶蘇欣然請
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蘇遂
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
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
西塞帥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爲澡雪請說法上藍
師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
居士衆稱善韶亦悠然意消 李公麟爲師寫照師
令作笑容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
者真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
風前颯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
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

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

有鄭夷甫者吳

人也少年登第術者推其壽不過三十五心甚憂之既聞師於談笑間化去曰吾不得壽得如元公復何憾哉乃與禪者遊讀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既而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灑掃園亭又焚香擇時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手猶作指畫狀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兒稚知敬

眼法佛乘及冠日一食持法華經六旬而悉成誦感羣羊

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
悉易以投之江依翠巖參公學出世法吳越文穆王
聞而嘉之聽師雜塗持頭陀行精進無上嘗習定天
台天柱峰下者九旬有鳥類斥鷃巢衣禰中暨謁韶
國師受心印初住雪竇屢遷至永明眾至二千時號

慈氏下生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

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

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

起 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

第二上座曾到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

僧問適來二僧未審那个得那个失師曰汝曾識這

二僧也無曰不曾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指法以佛

祖之語為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

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

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
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

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儻風本性動則寧有靜
時哉密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卽起非
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
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
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
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 問
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
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
耶師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
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遭佛呵之
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

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
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
迷悟凡聖行住坐臥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
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
是道場無虛假故 師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
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
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
要旨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
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
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惟立一心之
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

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答曰此心不從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法卽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卽是從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卽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尚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尚不許言生况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生乎師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卽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旣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旣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忘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如何得形迹俱忘曰本無朕迹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

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擔荷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應作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

正宗則真唯識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

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况昭然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况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 師乘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五百人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華日夕修持百八事寒暑無替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受師印記者三十六人其國王投書叙門弟子之禮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塔全身於大慈山

洪覺範曰

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狀必枯
瘁疴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為善陰騭載師用官
資放生罪當斬臨刑而樂曰吾活數萬命而死何
憾官司聞而異之乃得釋遂為僧此必為鎮將時放
生事然傳與燈錄皆無臨
刑語未詳彼書何據也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生惡薰血膚體香潔受
具後常夢陞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
禮其足惟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
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
乃符所夢及得法於國師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
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
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惟一小
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

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

脾疾十載方愈

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
指默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出燈錄

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叅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

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

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

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

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

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

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還信得及麼 開寶四年大

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師每携大扇乞錢買肉

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開寶七年示寂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向師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師事天台闍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卽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 至道元年春將示寂

法嗣蘊仁侍立師說偈示之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呵責垂誠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幻寄曰安師不但讀楞嚴破句示寂也破句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叅天台導以風幡話得悟後住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

面摸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上堂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个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地獄畜生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大煞聲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即今五應是六字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閒上堂你

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眾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柰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眾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个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

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
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行時行
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
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
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个甚人參个
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个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
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 上堂舉僧問長沙南
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
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曰若是求出
三界修行底人聞這個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惶南
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
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
這個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
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
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
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
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
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
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
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個話
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
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

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个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畫稟命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如畫師曰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洪覺範曰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弭

光泯氣洞山曰吾聞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温州雁蕩願齊禪師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惟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從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住後中丞王公隨一日過師師擁毳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推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讓師曰此一衆所仰柰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師曰中丞卽得柰知

事嗔何王益重之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

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

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

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

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

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

恰好正法眼藏同此洪覺範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

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

若肯我與麼道我則孤負汝汝若不肖我與麼道我

則不孤負汝而昧者勦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爲害甚

矣故併錄之幻寄曰讀洪公此論直似學人未經哲匠鑪鞴東上西占鑽龜打瓦

來參師問汝從甚處來若從僧堂來卽是謾語不從

僧堂來又是自瞞汝從甚處來梅於言下頓悟謂

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惟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

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

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

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

師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

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

心相也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

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

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

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師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 至道三年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笑叙出家本末揖謝輔佐叢席者且曰老僧以風火相通特與諸人相見且向甚麼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瓌乃化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个甚麼師曰如今又見个甚麼 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遊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人天中來叢林標表也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四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玉山章氏子童齒不苟葷

臨濟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十九受具足戒至廬山歸宗老

宿自寶集衆坐師却倚寶時時眴之師自是坐必跏

趺行必直視及依泐潭澄禪師令分座接物名振諸

方雲峰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

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

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

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煨則流去

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玉其

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
卽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
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
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卽造石霜中塗聞慈
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遂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
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師心喜且欲觀其人
以驗雲峰之言明旣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而
泐潭密付之旨皆在所斥中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
明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
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
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

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卽端坐受師炷
香作禮明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
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
汗下不能答次日又請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
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
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
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明明以手指沒字師爲易有字

明頷之

圜悟勲云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
吐皮禪翠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

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永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
此印拈諸方解路瘥病不假驢馱藥緊要處豈有如何
許多佛法也林間錄云師辭明曰大事畢竟如何
明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痾屎送尿不是畢竟

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

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泐潭聞之不懌俄聞嗣石霜 化主歸

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

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

是甚麼人良久云灑便下座時翠巖真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

種不易是甚麼人真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問翠巖承聞首座常將

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巖曰無師曰奢而不儉儉而

不奢爲甚道無巖曰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他鹽醬不

得師却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煮白粥 洞山

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人

之請時師住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師默無所

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卽起曰

夜深妨和尚偃息趨出明日各還山師問永首座汝

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

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師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

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曰疑殺

天下人 有僧侍立師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

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何

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

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卽趨入師理前語

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師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

堅住不往師又咄曰汝未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

覺範曰門風壁立佛祖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舜

老夫暮年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師聞

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

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座主德普講席有聲

兩川稱為義虎因禪者激勸乃造師問阿難問迦葉

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

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

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

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

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

一唾

普後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

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

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

於是幃寢室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飫餐

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

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

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

示衆舉永嘉禪師道

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叅禪自從認得曹溪路

了知生死不相關諸上座那个是遊底山川那个是

尋底師那个是叅底禪那个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

廬山南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叅禪

是向外馳求名為外道若以毗盧自性為海般若寂

滅智為禪名為內求若外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

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

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瞽然與麼
去今月落西山更尋聲色今何處名邈 師室中常

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
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
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
三問學者莫能契旨天下叢林目為三關脫有酬者
師無可否歛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南州潘興嗣嘗問
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
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
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
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

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蹋著無生直待雲
開日現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
脚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清隱清源云先師初侍棲賢湜泐潭澄歷二十年宗
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
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
龍龍現即怖 湛堂準頌云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
散月圓癡人夜走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策籬清
平木杓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撐船
張無盡頌云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
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
糲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
得人人有個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
天這漢猶自在旁邊殺得工夫 林間錄云雲蓋智
禪師嘗謂予言曰昔吾再入黃檗至坊塘見一僧自
山中來因問三關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語
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弄琵琶或曰
遠道擎空鉢我脚何似驢脚曰鷺鷥立雪非同色或
曰空山蹋落花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或

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肚飢時戲之曰前途有人問
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脚生緣意旨汝將遠道擊空鉢
對之耶汝將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
佛法混濫若棟擇對則機事偏枯其僧直視無所言
吾謂之曰
雪峰道底
師住歸宗時一夕火起大眾譁動山谷

而師安坐如平時僧洪準欲掖之走師叱之準曰和

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整衣起而火已

及榻坐抵獄為吏者拷掠百至師怡然引咎不以累

人惟不食而已兩月而後得釋鬚髮不翦皮骨僅在

真點曾迎於中途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

也師叱之曰這俗漢真不覺下拜智證傳曰下獄不食六十日既釋放

菴于石門之南塔嘗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

菩薩遊戲三昧經曰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

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眾生耳弟子請聞其

說黃龍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偽必痛加

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

於死亦所甘心者智造情枯故也今學者馳求之狂

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由而釋故其平生

止以三種語驗天下衲子予少年聞老宿夜語及之

今廿年也其說有師風度凝遠叢林中有終身未

嘗見其破顏者居積翠時一夕燕坐間光燭室戒侍

者令勿言熙寧二年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法

嗣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

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

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
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
个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
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

示寂閣維得五色設利塔於前山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
研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叅老宿慈明自南
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
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
寺異日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
作師偵之小徑旣見遂搗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
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
大悟卽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日你且
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
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

師闕其出未遠卽搥鼓集衆慈明怒數曰少叢林暮
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叅也一日
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
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
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
禮拜明曰此事是个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白雲
端禪

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
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个隨
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
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
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
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
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
个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
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

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蕨頭底不惟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傷鋒犯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舉至師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

却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卽易要迷卽難

卽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二二三與後三三三後

住楊岐受請日拈法衣示衆云會麼若也不會今日

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

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

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

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

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

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

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

徑山杲禪師頌云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

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

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

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

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云

今日喜得个同叅師曰作麼生是同叅底事曰九峰

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
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 慈明忌辰

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
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

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

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

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

這漆桶也亂做妙喜曰楊岐老漢大似溺却一船麻却來岸斗裏掃 問僧秋

色依依朝離何處曰去夏在上藍師曰不涉程塗一

句作麼生道曰兩重公案師曰謝上座答話僧喝師

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曰明眼尊宿難瞞師曰恁麼

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曰念汝鄉人在此放

汝三十棒 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

四壁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後

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

茶 又問來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

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

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叅頭道

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 室中問僧栗棘蓬你

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 一日三人新到師

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叅頭上座喚這

个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真个那日是師復曰喚作甚

麼曰坐具師顧左右曰叅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曰作家僧又打師曰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曰你道楊岐話頭落在甚處僧指面前曰在這裏師曰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好且坐喫茶 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照顧話頭師云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掌一下師云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楊岐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个甚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曰甚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楊曰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曰這個却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曰這個尚自不要豈况乾爆爆底禪楊擬議師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曰和尚爲甚麼就身打劫

師曰元來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曰山僧罪過 皇

祐改元示寂塔於雲蓋

洪覺範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為積翠南一

為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未流冒其氏者未可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璣砥砢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贗本也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叅慈明因之金鑿同善侍者坐夏

善慈明高第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

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

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

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

夢見師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

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至此師泣曰被善兄

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

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

明日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喝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 師因首座不安遣

侍者往問訊座晚間自來陳謝師曰法身不安色身

不安座曰早來承侍者相問師曰泥裏洗土塊座曰

和尚常用此機師曰夜來天帝釋冠子為甚落地座

無對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喝出 師因黃國

博問百丈華長老既是百丈為甚却短小華曰今日

好天晴黃不契却請師代語師曰但問將來黃再問

師曰須彌南畔把手同行黃佇思却問意旨如何師曰蚊子上鐵牛黃又佇思曰不會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離却妻子來老僧爲你說黃曰祇如和尚還行得麼師曰上藍寺裏送客一日行百千遭 師語南禪師曰我他日十字街頭作个粥飯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勘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師便問近離甚處曰黃檗師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師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師亦大笑而去 好問僧魯祖常見僧來叅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 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金陵蔣山贊元禪師傳大士遠孫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十五遊方謁慈明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助舂破薪泯泯者十年明歿葬於石霜師種植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乃繼其席王荆公與師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師不答公益扣之師曰公般若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師曰公

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師未嘗發視公罷政府舟至石頭入寺已二鼓師出迎一揖而退公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座公環視問師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公結屋定林往來山中稍覺煩動卽造師相向默坐終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縱見師卽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師亦不答平甫固請爲說師曰

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師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况出世間法乎每客來無貴賤寒温外無別語卽斂目如入定嘗饌僧俄報厨庫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蒼黃師啜啖自若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殺一僧卽自剄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師歸過尸處

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側立冀師有所處分師歛目如平日竟不得請而去 師提綱宗要機鋒迅敏僧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 元祐元年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筇橫火鑪上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在同安見僧遷化僧問既是同安爲甚病僧遷化師曰布施不如還債 問飲光正見爲甚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 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這個

○不得師曰徃徃如斯 僧問教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麼有煩惱菩提師曰甘草甜黃連苦曰却成兩個去也師曰你不妨會得好 問旣是一真法界爲甚麼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盛曰未審還出得這個也無師曰弄巧成拙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示衆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矢天幡竿頭上煎餛飩子三個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拈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請訛在甚麼

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丁寧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問如何是常照曰針鋒上須彌如何是寂照曰眉毛裏海水如何是本來照曰草鞋裏踣跳問者退師曰常照寂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 問僧甚處來曰僧堂裏來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曰萬里崖州 上堂拗折秤衡將甚麼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箸將甚麼喫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 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像

長得髭鬚多少還有道得者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你鼻孔 師問僧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擬提坐具師指曰離却坐具作麼生道僧曰和尚那裏得這消息來師便打僧擬提起坐具師又打曰瞎漢僧擬議師又打曰且坐喫茶僧便坐師曰甚處來曰石霜師曰怪得 師卧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椎 數人新到禮拜師曰總是浙裏師僧曰獬孫向火師曰踣跳作麼僧曰今日得見和尚師曰伏惟尚饗僧無語師便打 師在慈明會裏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

行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卧師放籃子便行

蘇州定慧超信禪師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何商量僧曰諸方皆云六根互用師曰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麼互用僧擬議師劈脊便打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正作二則透過下另則

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

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爲銀工淬礪瓶器次有省卽出家叅瑯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舉住興教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

今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叅瑯邪一語頓契後住歸宗時郭功甫任南昌尉相與甚厚而爲郡守所摶寄書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柰州主抑逼當棄餘喘托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以夢告功甫笑取書以示果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三歲白雲端過功甫始見卽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塗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邪道重當世卽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邪謂曰
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
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
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
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于世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短小粹美有精識年
十九杖策徧遊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之語疑之
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
之令問佛法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
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
欲聞者異耳乃扣大愚值愚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葷

齏若喚作一莖齏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
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展食
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
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
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汝不念乍住屋壁疏漏又
寒雪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事罷復造丈室巖曰佛
法不怕爛却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
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籬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
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
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出服勤八年後出
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

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
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一衆畏服 僧問巖山巖崖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巖山巖崖佛法師

曰猢猻倒上樹

妙喜曰若人信受奉
行一生參學事畢

僧入室舉僧

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便喝僧茫然師便問

趙州道甚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僧問佛不

化本國和尚爲甚麼歸鄉住持師曰放過一著僧擬

議師便打 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

心已分別卽不生知諸法惟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

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个捨

底道理於此明得正在半塗須知向上更有一竅在

便下座 解夏上堂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和尚此

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學人無用功處也師曰

學語之流 上堂卽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

時此事若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大

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况被人喚去方丈裏塗

糊指注舉楞嚴肇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

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

年馳聲走譽只管教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

便問東答西以爲格外之句將此狂解遞相沿習從

此混傷宗教誑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是

刀總若似與麼行脚清風林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

草綠下座 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
 住世六十六年為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
 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谿
 之北

安吉州西余端師子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
 受印可遂歸里中合綵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
 子 到華亭衆請上堂師陞座曰靈山師子雲間哮
 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个筋斗便下座 章丞相

請說法吳山開堂日僧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
 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

呂公方食肉師徑趨至指之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
 佛回頭寤無以對師捶其頭推倒而去妖人不托說

法秀州聽者傾城師擲住問如何是佛不托擬
 議師趯之而去常誦法華經好歌漁父詞故云 師命

止宣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

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子厚與師對坐方食

次言欲請師住墳寺師嗔目對之曰章敦章敦請我
 看墳我却喫素你却喫葷子厚為大笑 問羶羊未

掛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大善知識為恁却怕師
 曰不曾見恁差異畜生 偶病牙謂衆僧曰明日遷

化去衆以為戲語請說偈師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
 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

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

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試法
補華得度謁授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
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
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搥師口曰
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再拜便行子曰
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
耳後作典座子曰厨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
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
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授子
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

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
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
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卽點燈
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
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
缺他不可子曰得恁慇懃師曰報恩有分 大觀初
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
勅賜紫及定照師號師力陳昔誓不受利名具表辭
上不允令孝壽躬往諭天子旌善之意師確然不回
上怒收付有司有司憐其無罪曰長老枯瘁有疾乎
言有疾卽於法免刑師曰已悉厚意乃不敢妄言實

無疾也恬然受刑編管淄州從之者愈衆明年冬勅
自便菴于芙蓉湖 示衆略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
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遇色如石上栽
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會
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
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
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
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
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玄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
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
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

無長處如何其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
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又云山僧今日向諸
人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豎
拂張眉努目東棒西喝如癩病發相似不見達磨西
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
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一辭二祖不曾問著一句
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喚二祖作不求師得麼 作
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
處談不叅禪處善財叅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
鳥不銜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
他毒氣又還乖闇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

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
別有長半夜鬪髓吟一曲冰河紅燄却清涼四曰鐵
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
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
空个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
春風 政和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曰吾年七
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
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
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
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授子未久卽悟心要子

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與張無盡友善張嘗以書
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
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
萬物卽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
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
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
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
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

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
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
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
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
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
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
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
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
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卽
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
之邪正異塗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

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
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
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惟
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
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
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旣亡百非斯遣則自然
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
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
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旣異一心
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
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

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物物似應作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惟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無錫管氏子謁天衣衣舉天

雲門

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個法如何是這個法師久而開悟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白於衣衣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衣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

火有甚麼難名遂藉甚 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
國命使於朝聞師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以以華
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
身說耶義曰法身說師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
何處蹲立義茫然無對 李端愿居士世以佛學名
師問曰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爲既曰無爲作麼生
學李無對 神宗最重師嘗召對師翛然自如無所
加損出都日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誨之曰歲
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爲
聞者莫不感動 出世於瑞光開堂日集衆擊鼓鼓
旋於地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曰此和尚法雷震

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恒五百

住淨慈時民張氏有女子死母夢女以罪報爲蛇
覺得蛇棺下持詣師爲說法令置故處俄有黑蟬翔
棺上而蛇亡母祝曰果我女入我籠更持汝詣淨慈
果入師復爲說法其夕夢女曰二報幸解脫矣 元
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
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師
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个甚麼
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
事付守榮擲筆憨臥撼之已去矣師老隱于蘇之靈
巖門弟子遂塔全身焉

洪覺範曰富鄭公居洛中見
顯華嚴誦本語作偈寄之曰

因見顯師悟入深廣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
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謨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
四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
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
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
其大願真慈之力無媿紹隆之職者

東京法雲寺法秀禪師秦州辛氏子母夢老僧托宿覺
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
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謂魯曰他日當尋我竹鋪
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既往視之兒
爲一笑三歲願從魯歸遂承魯姓十九試經圓具習
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而頗疑禪宗至隨州護國讀淨
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
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師大笑曰豈佛性敢有

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拂膺聞懷禪師法席
之盛徑往參謁懷貌寒危坐垂涕沾衣師初易之懷
收涕問座主講何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師
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
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
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
慈曰隔師忽大悟 住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
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師出拜趨問如何是
法秀自己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己乎師曰當局
者迷一衆服其荷法心 長蘆福長老道眼不明常
將所得施利舟載往上江齋僧師聞之往驗其虛實

適至見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顛預信手拈來
草猶較些子便下座師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
乃謂諸方生滅也遂躬造方丈禮謁具說前事仍請
益提唱之語福爲依文解義師曰若如此諸方不漫
道你不曾禪福不肯師曰請打鐘集衆有法秀上座
在此與和尚理會福休去 李伯時善畫馬師呵曰
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妙妙入馬腹中
亦足懼伯時遂絕筆師勸畫觀音贖過黃魯直工豔
詞師亦詆呵之魯直笑曰又當置我馬腹耶師曰汝
以豔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耳黃
竦然悔謝遂勵精求道 元祐五年八月示寂將入

滅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

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惠當進

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延恩

法安禪師亦天衣嗣至黃山如意院見敗屋破垣無
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棄去下江
漢航二浙上天台沂淮汶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
亦未嘗失人晚居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牀不簣
師殊安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
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
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師與秀師昆弟且相得
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爲兄
弟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
僧問其故師笑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語乃今而
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曠視久之曰何
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旣不能爾乃於八
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之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
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
子取方丈文書聚火焚之以
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叅諸名宿晚從天衣
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叅究深造後奉祠太山一日
雞初鳴覩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老龐偈曰男大須
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寄衣衣稱
善 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
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
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
大笑 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
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
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

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
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大梅法英禪師宣和初勅天下僧尼爲德士師肆
筆解老子詣進上稱善人以爲諛明年秋詔復天下
僧尼師獨無改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
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
菊秋籬物物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
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
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
放出神光照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
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慙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

打月金 卷三十五
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
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
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
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
如鷓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
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
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歛目而逝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得法報本歸里落魄多嗜酒呼盧
醉則唱柳詞數闋人呼爲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
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
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
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岼曉風殘
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脫矣

簽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初於佛法未之信會東林總
禪師啓迪之因醉心祖道旣而謁慧林冲於僧問雪
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
官雒幕謁韶山杲將去任辭韶韶曰公如此用心何
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收
拾得卽成法器收拾不得或致失心未幾復謁智海
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
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
一夕入室海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

語問公不能對疑甚歸寢至五鼓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因憶韶山所囑遂抑之及明趨智海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履踐否海厲聲曰這個是甚麼事却說履踐公默契遂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

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柰何此道惟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鞞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

或一默一言一噓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

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旣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累波羅提尊者入無尾巴
獠孫隊中輪轉流浪悲夫

幻寄曰簽判不能于
千峰寒色瞥地遂帶

眼法杭州淨土院惟政禪師律身精嚴蔣侍郎堂與師爲方外交蔣一日語師曰明日有客集願師來灑以甘露

師諾之矣明日遣人要之師以一偈授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竟不往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

禪何也師曰日夜煩萬象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師恒騎黃犢故俗呼政黃

牛

指月錄法眼宗止于師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五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府黃龍祖心晦堂寶覺禪師少爲書生有聲年十

臨濟

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遂復明叅雲峰悅三年難

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師至黃檗

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

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

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頓悟徹見二

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已入吾室矣

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

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

自肯卽吾埋沒汝也

僧寶傳曰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

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哉復謁翠巖真真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真歿乃還黃檗南公使分座接納南公遷黃龍師復謁泐潭月公月以經論入玄聞或笑師政不自歇去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

川百 師與夏倚公立談至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

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師以壓尺擊狗

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卽去香卓無情自住情與無情

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思惟便成剩

法何曾會萬物爲已哉 嘗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

千師于寶座入毗邪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

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

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

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

樓閣門前纔歛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

息門外春來草自青 居士吳敦夫自謂多見知識

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

身不褪忽疑之曰彼化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

也以問師師曰汝今衣順垂於地復疑之乎曰無所

疑也師笑曰此旣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

有哉敦夫言下開解 蘿湖野錄辨 九江守彭器資

問曰人臨命終時有旨訣乎師曰有之曰願聞其說

師曰待器資死卽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和尚始

得 師過法昌遇禪師遇問曰承聞和尚造草堂已
畢工否師曰已畢工曰幾工師曰止用數百工遇志
曰大好草堂師拊掌笑曰且要天下人疑著 上堂

若也單明自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
不明自已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

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
目前觸塗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

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幻寄曰好个赤梢
鯉魚可惜向蓋甕

裏淹 師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

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

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

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洪覺範曰
法華窮子

追之即躡地常不輕直告之即被捶罵
是二者不知直中有曲種麻得粟者也 師室中常

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

甚麼 蘿湖野錄云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
證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

拳頭耳乃潛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
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

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于西園先以偈默書菴壁
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遁逃無柰俗官知

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猴徐扣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
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向

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
有靈犀一點通靈源時為侍者尋題晦堂肖像曰三

問逆摧超玄機于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于龍峰聞
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

翁黃太史魯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
藟苴為虛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

著畫嗟乎無盡于宗門可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
宗師於晦堂鑒裁安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柰

狹中媚忌為叢林口實也幻寄曰兜率謂晦堂此老
只一拳頭可謂妙得其髓其移書晦堂赤心片片無
盡稱晦堂為住山翁蓋尊于十號靈源作頌順水行
船魯直一笑因風縱火而仲温云云兜率無盡且笑
破鼻孔何能使
晦堂點頭也

將入滅命門人黃魯直廷堅主後

事茶毗日鄰峰為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
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
強之新秉炬召眾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
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今定作驢以火炬打
一圓相曰祇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蕪窆靈骨於

普覺塔之東

答侍郎韓宗古悟後
治習氣書見圭峰章

隆興府寶峰克文雲菴真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
瀉聞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

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
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
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
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
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
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坐祇下得一轉語便得
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

處

初勝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牕櫃有聲忽憶教中道
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參

問遂造黃龍

僧寶傳載師悟緣無往見黃龍不契

已下語稱師初學經論奪京洛講席經行龍門殿廡
間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因幡然自失南遊徧參
所至辯論傾坐人目為飽參後于大瀉聞僧誦雲門
語而悟謂師天縱之資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宗
旨于黃龍而已按大慧宗門武庫載師恒對南禪師

真以手加額云不是這老和尚豈能如此輒舉感良
久又宗門統要載師侍龍龍舉白雲端頌臨濟三頓
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之師曰某甲見處
與端兄一般龍曰汝作麼生會師擬開口龍喝曰端
會汝不會則龍于師悟後尚相切劑如石霜之於楊
岐武庫似有所承
傳語或失真也
遂回見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特

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
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
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
唱得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異
之 一日龍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
日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
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

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

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龍大笑師初遊方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問

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
下肩應聲便喝薛豎拳作相撲勢師曰不勞再勘薛
搜拄杖趁出薛見
石門慈照禪師師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

無明住地煩惱便為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
自有之只為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
無明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淵深絕
難曉達師曰此最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地
呼之回首師指曰不是不動智却問如何是佛性童
子左右視惘然而去師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
即今成佛 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焚

盡世間虛空是否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師
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知
師亦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 居歸宗時方送法
眼大師茶毗時雨新霽道方滑忽蹶倒大眾爭掖而
起師舉火把曰法眼茶毗歸宗遭擲呈似大眾更無
可說 劉宜翁嘗參佛印頗自負一日見師便問長
老寫戲來得幾年師曰專候樂官來曰我不入這保
社師曰爭柰卽今在這場子裏劉擬議師拍手曰蝦
蟇禪祗跳得一跳又坐次劉指禪衣曰喚作甚麼師
曰禪衣曰如何是禪師乃抖擻曰抖擻不下劉無語
師打一下曰你伎倆如此敢勘老僧耶 錢弋郎中

訪師談久錢如廁師令侍者引從西邊去錢遽曰旣

是東司爲甚麼向西去師曰多少人向東邊討後大

此云噫便是趙州問投子不許師報謁錢有契逸出

師避之錢戲曰禪者教誨龍虎乃畏狗乎師應聲曰

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歎賞之 南康諸山相

會佛印後至師問曰雲居來何遲曰爲著草鞋從歸

宗肚裏過所以遲師曰却被歸宗吞了曰爭柰吐不

出師曰吐不出卽屙出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寶公

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

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于言下 僧問如

何是佛師呵呵大笑曰何晒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

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
曰隨語生解 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
長安未審那個在先師曰多少人疑著曰不許夜行
師曰蚊子錐鐵牛曰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
平沙師曰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曰春日華山青
師曰這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 僧問雲門大師
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埽堆裏罾殺雲
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曰且莫造
次日和尚坐斷廬山爲甚麼不識某甲這話師曰三
十棒曰關師曰點曰劄師曰念汝做街坊 師室中
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

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甚麼聲僧云雨聲師云
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甚麼僧云屏風師云又道未
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
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 舒王問
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
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
同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
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以證爲具謂譯者
之訛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
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
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

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 示衆天
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
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
一个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
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手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
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上堂視無襠袴無口頭上
青灰三五斗趙州老子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
富小兒驕其柰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
者半作賣花人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
昧阿難不知因甚不知只爲甚深有異三德六味施
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首座三昧大衆不知因

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大衆三昧
各不相知因甚不知復拈拄杖橫按云我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云如珠
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衆開單展鉢拈匙把筯一
切時中所作所爲又何假人撥而後轉乃至雲門胡
餅趙州柏樹德山棒臨濟喝又何假人撥而後轉自
是你諸人不悟却錯會又干他胡餅柏樹棒喝甚麼
事豈不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
常顯現 示衆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
已佛事惟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
相法門動卽背覺合塵粘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

印印泥遞相印授不惟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
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
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
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
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洞山門下有
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
處見洞山洞山又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
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
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
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
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 示

衆新豐古洞萬疊爭攢悟本真宗千林競簇古今勝
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惟有
佛菩提是真歸仗處復喝一喝云猶作這個去就在
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這個去就在且道意作麼
生還知落處麼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
法似生冤家况有更歸仗處故遭悟本大師點檢有底
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不
見鑿頭方似恁麼匹配又何曾夢見他古人既不如
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个大事須子細不可粗心一
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塗惟大
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

打潔淨毬子把索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
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入火不
燒入水不溺 上堂昔有五百羅漢以六神通降一
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衆謂曰我等盡
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者可能降之尊者乃彈指一下
其龍便伏諸禪德據此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
衆盡其神力皆曰不能此尊者一彈指而毒龍便伏
既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个出格道人動靜
去來五眼不能覩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日消
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養羅漢且隨
隊長連牀上開單展鉢下座

幻寄曰若作象罔獲玄珠會便被毒龍噉却

小叅示衆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云泊合放過乃
喝復舉拂子云耶耶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
俗若草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
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曰知
恩者少所以此个事論實不論虛叅須實叅悟須實
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
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个身心
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
鑪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
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
或有執个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

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个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

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便用立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瞪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爲侶者烜赫底丈夫漢齟齬齟齬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驀口摑拽下椅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衆豈不快哉還

有麼良久云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
睛裏七顛八倒呵佛罵祖去也喝一喝下座宗門武庫云照

覺禪師自泐潭移虎谿乃赴王子淳觀文所請開堂後百廢並舉陞堂小叅入室無虛日嘗言晦堂真淨同門諸老祇叅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師曰蓋照覺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為道更不求妙悟却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真實頓悟見性法門為建立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為膈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為禪誣罔先聖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顛倒恬然不覺真可憐憫圓覺經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衆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為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豈虛語哉所以真淨和尚小叅云舉執个一切平常至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曰你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去而今子孫門如死灰良可歎也

朱顯謨世英問佛法大意師以書答曰辱書以佛法為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

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

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洪覺範曰雲菴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

告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法界三觀六頌 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像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他界心印

廓然融通廣大 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

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

千差萬恠火裏唧噥吞却磅礮 事事無礙如意自

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

頭解開布袋

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佛果禪師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

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張於是無礙促揚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

同為別張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張色為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

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張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

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張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

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故真淨偈云云即

舉此偈張曰美哉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

之論豈易聞乎 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刹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

事事不知色空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

光咄哉不快橫按鎊鄒魔軍膽碎 崇寧元年十月

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跣趺辭眾眾請說法師笑曰

今年七十八四大將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

遺誠諸徒眾畢泊然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燄白

光上騰煙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塔

於泐潭洞山

大慧云老南下尊宿五祖只肯晦堂真淨二老而已自餘不肯他也五祖為人

如綿裏一柄刀相似纔拶著便將咽喉一刺刺殺你去也若是真淨脚上著也即脚上殺你手上著也即

手上殺你咽喉上著
也卽咽喉上殺你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遊方至雙嶺寺謁法昌遇禪師遇
方附火師揭簾遇詎曰誰故出我煙師反走遇呼曰
來汝何所來曰大寧遇曰三門夜來倒知否師愕然
曰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卽
展拜遇使謁翠巖真久之無省及謁黃龍於積翠始
盡所疑 政和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
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嘴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
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

吉州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古田卓氏子母夢胡僧授
以明珠而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葷年十一出
家二十遠遊貌豐碩寡言語惟道是究所至自處罕
與人接有卽之者一舉手而去父事黃龍龍甚重之
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師師橫機無
所讓順謂龍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龍曰法如是
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師嘗問龍文首座何如在黃檗
時龍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邇來如
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旣龍過雙嶺師謁龍龍問甚
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
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
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龍曰汝與
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

閑境界龍隨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
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
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咨嗟而視
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要無事龍曰旣無
事何須剃髮師曰若不剃髮爭知無事曰與麼則數
聲清磬是非外一个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
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便喝師拍一拍龍又
喝師便出復侍次龍曰此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
師曰他有甚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
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
師却展兩手龍喝師便出齋後又侍立龍問懽懽鬆

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

个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

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

英邵武在同安

師將往謁故云

師曰渠也須到這個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

火鑪曰這個是黑漆火鑪那個是黑漆香卓甚處是

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

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

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挂一柱曰此

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

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

尚始得便出龍出堂外曰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

師曰若與麼何曾得安樂處師上方丈問訊龍曰據汝知見祇得上梢不得下梢師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曰如何是上梢師曰風過樹頭搖曰如何是下梢師曰刀斫斧鑿龍曰老僧卽不然師曰如何是上梢曰頭鬚髻耳卓朔曰如何是下梢曰緊峭草鞋師曰謝師答話龍便喝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師室中每垂問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坐主一入西

山爲甚麼杳無消息 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曰露質浮世奄忽入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鑪優鉢說偈畢乃入浴浴出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復出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太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日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疔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銘覺復疏之

中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洪覺範為師傳贊曰潛菴為予言閑為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其坐而假寐夢語滾滾而領略識之皆古衲機緣初以為適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蓋其欵誠於道精一如此唐道氺譏明皇曩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佇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薰不一者也

張無垢問大慧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無垢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又慧答向伯恭侍郎書曰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惟夢乃全妄想也而眾生顛倒以日用

目前境界為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為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眾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眾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為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某三十六歲之所疑讀之不覺抓着癢處亦嘗以此問園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其復曰如其未睡著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却得受用及乎上牀半醒半覺時已做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量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水火風分散眾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寐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

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
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
物既除方知寐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寐時底佛
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
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喜
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通子
細讀來教數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
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
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
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
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高峰妙禪師初參斷
橋無所省既參雪巖欽令看無字初每詰其日用所
做工夫如何久之不同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
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漏拳打出未幾巖遷南明峰
過徑山忽於夢中憶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寢食俱忘東西不辨至第六
日在堂下行見衆僧堂內出不覺輒於隊中至三塔
閣上諷經擡頭忽見演和尚真讚有云百年三萬六
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頓悟巖所問拖死屍語如放
下百二十斤擔子乃過南明謁巖巖屢加煅煉峰於
古人公案雖不受瞞及開口則又覺有礙於日用中
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巖遷天寧峰又隨侍巖

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麼峰云睡夢
中作得主麼峰曰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
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峰茫然不能答巖云從今日
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
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
畢竟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峰稟教即自誓云
拚一生作個癡欵漢定要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
一日寓菴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
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
佛祖誦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
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園
悟禪師和靈源瞌睡歌云懵懵懂懂無巴無鼻兀兀
陶陶絕忌諱信任流光動地遷不論冬夏惟瞌睡个
中滋味佛不知空咄咄時與螺師放身不管計水底
興發長捱布袋兒鼻息如雷誰顧得尋常少見有醒
時沒醒時良有以要明瞌睡中宗旨從來一覺到天
明佛來不解擡身起縱使舒光徧大千終難換我無
憂底校疎親渾打失瞌睡根靈莫窮詰有人契會便
叅同睡著須
知更綿密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六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七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真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

臨濟

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真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今諸方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卽日造黃檗南禪師席檠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 又往見翠巖真點曾方入室真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引手招真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

未是真自是知其機辯脫略窠臼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 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烟息弓鞘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 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个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妙喜曰可貴可賤 南昌

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師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為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為鳳世傳以為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為汝接汝行益來我為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个甚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峰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

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

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刹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牀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 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褪玄沙開書是白紙順公屈服 熙寧二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黃龍呼維那鳴鐘集衆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受賢首宗於太三藏成名見同學法亮者叅南宗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我死後爲汝敷說師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卽趨去師因棄講謁南禪師每造室南公必斂目良久乃語師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閑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師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師常侍坐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

曰來親近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
僧未有酬者韋曰若言見爭柰驢若言不見今禮觀
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稱
善師亦以爲然南公獨曰馮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
此耳師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菴嵩少
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坐僧問法華經言得
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公顧
香鑪僧卽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
位而立南公笑曰是此陀羅尼師驚喜進曰如何解
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不解爭能與
麼師方有省 師律身甚嚴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謝

絕交遊有過師者虛已座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
立南公聞之以爲太絕物非和光同塵義面誠之師
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
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矧
行偉根器日劫相倍者寧暇囿世情事清談諛悅人
增我相乎南公賢之夏夜坐深林袒以飼蚊蚋腸毒
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
柰何不少忍師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牀上無所利
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拴索勾連
塔于寺之東

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訪法昌遇和尚遇問曰見說
你要爲黃龍燒香是否曰不敢遇曰龍生龍子須是
解興雲吐霧始得師曰隨家豐儉遇曰你未拈香早
鈍置黃龍了也師曰且莫多口遇曰你且道黃龍實
頭處作麼生師提起坐具遇喚行者討坐具來行者
提在手中遇便打云你三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師
後住衡之華光乃有坦率之風雁有司民其衣華光
旣遭回祿而師語錄於灰燼中字畫無損餘紙悉盡
信般若之明驗矣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叅黃龍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
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
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一日爲達上座
咨問入室龍曰旣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師曰事不厭
細龍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師曰不
得一句龍遂行入方丈師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龍
笑而已 師脇不至席三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
止元祐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
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
空片月新言訖而化

景福順禪師得心印於老黃龍嘗有偈曰夏日人人把
扇搖冬來以炭滿鑪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曠劫無明
當下消壽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顏貌如生素與潘

延之善臨終使人要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去矣

黃檗積翠永菴主問僧審竒汝久不見何所爲竒曰見
偉藏主有个安樂處師曰舉似我竒叙所得師曰汝
是偉未是竒莫測以語偉偉曰汝非永不非竒走積
翠質之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
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

古錐

延慶洪準禪師得法黃龍天資純至聞人之善喜見眉
宇聞人之惡合掌扣空暮年不領院事寓迹于寒溪
寺年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所營爲眠食之餘惟
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寂弟子皆赴供惟一僕夫
在安坐讀孔雀經一周瞑目而逝三日不傾鄉人觀
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弟子還師呼立其
右握手如炊熟狀良久視之寂然去矣顏色如生道
俗塑而龕之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
郁禪師披削往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
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
竒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
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
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儼
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何謂也岐

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師遊廬山圓通訥
以院事讓師而訥處東堂未幾訥厭閑寂郡守至自
陳客情太守惻然目師師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
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
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眾且道
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
可 示衆明明知道只是這個爲甚麼透不過只爲
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
默然又道動展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
是自己所以墮在塗中隱隱猶懷近日嫌豈不見雲
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

錢來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又不見山僧
在法華時嘗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
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眾直饒一毫頭聖凡
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
取叅 示衆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
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
教諸人到底去也擲拄杖下座 示衆若端的得一
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
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盖却且道
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

易舞三臺

妙喜曰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
瓊樓玉殿被一莖草盖却莫被他熱瞞徑

山恁麼道為已得一回汗出者說
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著

僧問智不到處

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
處容身去也師曰確擣磨磨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師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曰恰是僧吐舌師曰
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曰放過一
著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
如何是道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
著 上堂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
阿哪 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為古今無
背面今古幾人知哪嗚伊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

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
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示眾云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會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
盈籌不會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
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眾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訪值視斷次士曰某為王事所
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士曰望師點破岐曰
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士曰未審如何岐示
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
血淋淋士於此有省

潭州大瀉慕喆真如禪師上堂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

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
叅所以道放行則怛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曜且道
放行是把住是良久云圓伊三點永萬物自尖新
師室中問學者趙州洗鉢孟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
則師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
機 師律身精嚴放叅罷輒自作務使令者在側如
路人 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
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閣維
設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分塔於京潭

福州聖泉紹燈禪師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
覆首幼不如葦觀諸經論如宿習一日索浴更衣陞

座四方檀信湊至師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
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兩日後聞鐘
聲忽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
大旱太守孫公請師祈雨其澤大沛後凡有所禱輒
應不著所終

又有慧力善周禪師者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

未嘗形言句七十二年來七十二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亦玉泉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

曹洞

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草求

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祇具一隻眼若是丹霞
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青玉女
夜懷胎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嘗夜坐閣道時風雪震薄聞
警道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
師自二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
歎曰是地非鰲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
吾宗必子數輩矣 示聰藏主法語五則一曰曹山
立四禁盡衲僧命脉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
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
異類墮此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
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
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
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

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
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
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个是得處總不恁麼時如何
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
語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拽住便問他你是
何人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上堂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爲此
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
間作麼生說个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
聞爲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
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耶錯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
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
長相隨三尺杖子攬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
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
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
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
風流咄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
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復
曰丹霞有个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
道是个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
丈夫不會未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遊方至蘇州瑞光謁圓照坐

雲門

定照特顧之師便契旨 僧問寶塔原無縫如何指

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
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 師所至見佛菩薩行
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葷名者不食其真誠
應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
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屆期而化與圓照齊名時號
大小本

授子修顯禪師叅慧林因喫顛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

指月錄 卷三十一
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
頭挑 富鄭公因趙清獻公警發不捨晝夜力進此
道謁師於投子會師方爲衆登座富見師左右顧視
忽有省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師見
卽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富聞汗流浹背卽大
悟隨以頌寄圓照頌現圓照章中

清獻公趙抃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
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
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卽契悟作偈
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
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公
嘗自題偈齋中曰腰佩黃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尋
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
認 臨終遺書佛慧有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
得力矣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七



書